

如何以“姐姐，别乱动”写一篇病娇文？

（病娇妖孽鲛人 x 病娇修仙男 x 纯情修仙女）

「姐姐，别乱动。」

身后雄鲛声音惑人，「最喜欢姐姐……」

《饲鲛》

阿迦是一只鲛人。

那日捕食，她捡到了一个人类。

「……是你救了我吗？」

年轻男子是被海风吹醒的，阿迦把他放在一块宽大的礁石上，自己泡在水里，抱着一条鱼啃得欢快。

听到他虚弱的声音，她丢开已经被啃得只剩骨头的海鱼，转头看向他。

「是啊。」阿迦歪头，「我救了你。」

那男子揉了揉头，转眼看她，愣住了，似乎才看清她的样子。

阿迦把手撑在礁石上，稍微一用力，整个身子从水里拔出来，斜坐在礁石上。

她随手理了理如同黑色丝绸一般的头发，带着水汽的发丝瞬间干爽，变得蓬松起来。银白色的鲛尾在日光下泛着粼粼的光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着水面，在日光下，漂亮的叫人目眩。

「咳咳咳……」男子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反应过来，随即向她道谢：「多谢，海上风大浪急，若不是——」

「别若不是啦！」阿迦打断他，指了指礁石上的一个小水坑，里面有一尾海鱼正在挣扎。「先吃点东西吧。」

说罢笑眯眯地看着他。

男子只是脱力，并未受什么严重的伤，醒来已经好了许多，他也感觉到力气正慢慢回到身体。

他缓了缓，捉起那条鱼，犹豫了片刻便面不改色地吃了下去。

倒是出乎意料的鲜美。

阿迦抿了抿唇，颇有些歉意：「海里只有鱼可以吃。」

男子微微一笑，表示没关系，自己觉得这鱼很好吃，阿迦的鲛尾拍了拍水面，倒是没再说其它什么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温致。」

「我的名字是迦。」阿迦自报姓名，「你可以叫我阿迦。」

「我以后便叫你阿致好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等到他的体力恢复得七七八八，阿迦便好奇地问起温致外面的事情。

对于无妄海以外的世界，她没有丝毫印象。

鲛人族世代生活在无妄海深处，不与陆地通人烟，更何况阿迦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她也不知道父亲是谁，自然更是懵懂。

温致得知她的身世，满眼怜惜地看着她，和阿迦说了好些外面的趣事。

他是修仙者，拜在昆仑墟门下，曾带着师弟师妹们到处历练，又接过许多任务，见多识广，倒是有说不完的故事。

阿迦听得津津有味，淡蓝色的眼睛干净澄澈，专注地看着他。

温致苍白的脸色透出一丝血色。

他垂下眼，似乎是在思考些什么，阿迦没有打扰他，自顾自地玩着一只海螺。

她每日除了捕食睡觉，其余时间都花在自己给自己找乐子上了。

毕竟鲛人寿命漫长，又不需要修炼，她无事可做，只好找些无聊的事情来打发时间。

如今的阿迦离成年，还有两年的时间。

温致人如其名，说话也温柔极了，他讲故事总是娓娓道来，引人入胜。

阿迦很喜欢听他讲故事。

每每温致讲到让人开心的地方，阿迦就会兴奋地在海里滚来滚去，身上的白色鳞片泛着五颜六色的光影，煞是好看。

鲛人一片鳞，凡间千万金。

阿迦听了很得意，她举起自己的手，对着鳞片看来看去，还动了动手指，阳光下，指根间透明的蹼都是漂亮的。

「原来我这么值钱呀？」

温致是修仙者，对鲛人的鳞片不感兴趣。

他微笑着看阿迦显摆自己的鳞片，轻声感叹：「一直以来，即便是修仙界，鲛人也都只存在古籍之中.....没想到无妄海真的有鲛人。」

「当然有鲛人啦！」阿迦在水中转了个圈，吐出一串泡泡。

她没说的是，无妄海深处还有更多呢。

「阿致，我们继续讲故事吧。」阿迦眼巴巴地瞧着他。

温致好脾气地答应了。

「——我们之前讲到哪里了？」

「就是那个蛤蟆精强娶了知府的千金，正要拜堂的时候！」

「话说那蛤蟆精，正要逼着那女子拜天地的时候，喜堂正中突然出现一个法阵……」

于是温致就这么留在了无妄海，阿迦觉得他好像有说不完的故事。每天上午他讲一半故事，便出海去捕食，等到下午再继续讲剩下的一半。

有些长一点的故事，他还要讲上两三天才能讲完。

阿迦的利齿与指甲不用的时候，与人类的也一般大小。她还未成年，整只蛟看着更是柔弱可怜，温致没见过她锋利的爪牙，以为她幼弱，便包揽了捕食的任务。

她乐得清闲。

每日听温致讲故事成了阿迦最大的乐趣，她现在不去找海螺，不去扯海草，连珍珠都没心思挖了，一心跟着温致玩耍。

阿迦觉得，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很久呢。

可三个月后，温致却突然告诉她自己要走了。

「怎么突然就要离开呢？」阿迦睁大眼睛，任谁都能看出她的惊讶和不舍，「那是不是以后都不能听你讲故事了呀？」

「对不起。」温致眼里全是歉疚，但仍坚持自己的决定，「但是阿迦，我必须得离开。」

阿迦扯了扯他衣袖：「阿致不走好不好？阿迦还想听你讲故事呢。」

「是不是因为无妄海只有鱼可以吃呀？」她垂头丧气的模样可怜兮兮的，叫人看了不忍。随即她又抬头：「我可以游去更远的地方，给阿致找好吃的食物的！」

「不是。」温致温声解释：「久去未归，恐师门担忧，我的师弟师妹们还在等着我。」

「阿迦，我是一定要走的。」

「好吧。」阿迦鲛尾绷直了，她垂头，脸埋在长长的头发里，温致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却也知道她是在难过。

他看了看小鲛人，终是忍不住开口：「阿迦.....」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「若你愿意，可随我一同回师门。」

阿迦动了动，鲛尾回复之前的柔软，她隔了几息才抬起头，淡蓝色的眼睛漂亮得不像话。

「真的吗？」她有些迟疑：「可阿迦都没有出过无妄海呢。」

「没关系，我会照顾你的。」温致整个人放松下来，和阿迦说起他的计划。

「我们可以从人间回去，出了无妄海便是南广，阿迦没有见过外面的风景，我带着你好好玩一转再回昆仑墟，人间有好多玩具吃食，你定然会喜欢……」

「等等——」阿迦打断他，「你刚刚说，人间有许多好吃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温致好笑地回她，「糖葫芦，冻梨膏，莲子酥，酸梅汤……」

他还没说完，阿迦又一次打断了他：「好了别说了。」

「我去！」

……

阿迦被温致装进了锁妖囊里。

她本来是不愿意的，气呼呼地开口：「人家是鲛人，又不是妖！」

嫌弃地看了一眼那个锁妖囊，阿迦别过头：「真丑，我才不要住这么丑的袋子。」

温致哭笑不得，掐诀换了个样式，再三保证这是个全新的锁妖囊，好说歹说，阿迦才肯进去了。

末了她还提了要求：「要好多好吃的。」

温致很好说话，爽快地答应了：「当然可以。」

「还有很多好玩儿的！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阿致你真好！」阿迦欢呼，也不再生气，乖乖地呆在锁妖囊里。

温致也果然信守承诺，带着阿迦快活地玩了一个多月，才赶回师门。

可他没有直接进师门，而是把阿迦带到昆仑墟的后山，阿迦被他从锁妖囊里放出来，游进了小水池。

温致看着阿迦，眼神复杂，但他终于什么都没说，抬手掐了一个禁制，确保别人进不去，阿迦也出不来，他才开口：「阿迦，在这里乖乖等我回来，可好？」

阿迦舔着糖人儿，乖乖地点头，说：「好。」

温致看着阿迦手里的糖人儿，是在山下卖糖的地方给她买的，当时她就传音给温致，要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糖人儿。

他心里一阵酸痛，想起这些日子阿迦对他的依赖和信任，可怜可爱的小蛟人还会对着他撒娇，温致眼底动容，可他似是想起了什么，终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阿迦就在水池里等他，等到糖人儿都舔完了，温致都还没回来。

她用手拨了拨水，无聊极了。这个水池太小，她觉得翻身都不爽快。

等啊等，阿迦终于等到了温致回来，只是他还带着一个女子。

白裙素头，我见犹怜。

阿迦懵了一瞬，讷讷开口：「阿致.....」

温致眼中闪过怜惜，但瞬间清醒：「对不起，阿迦。」

「今日我必杀你。」

言语间全然的决绝与狠辣，再看不出从前三丝温润如玉的影子。

阿迦绷直了鲛尾，失魂落魄地开口：「你不是说.....对我的鳞片没有兴趣么？」

「是。」温致不否认，「我不要你的鳞片。」

下一秒他看向身旁的白裙女子，眼里深藏的爱意悉数涌了出来。

「我要你的鲛人血。」

原来温致去无妄海并非路过，原本他就是冲着鲛人去的，他需要鲛人血，制成扶明灯的灯油，替他身旁的女子续命。

阿迦垂眸，心里叹惋：可惜了。

可惜——

她没有早早地吃了他。

温致还是经历得太少了，外界对鲛人的传闻也谬误太多。他凭什么认定阿迦是真幼弱？她又真的乖巧听话依赖于他吗？

无父无母，阿迦她是如何在无妄海活下去的？

温致从未想过这些。

他被阿迦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欺骗了。

谁会料到这样干净澄澈的一双眼睛，它的主人会残酷暴戾，手中沾满了鲜血呢？

他也不会想到，自己在阿迦眼中，地位只比那些海鱼高了一点点。

殊途同归，无论是温致还是海鱼，都不过是阿迦鲛腹中的食物。唯一的区别便是，阿迦想把温致养得肥胖些再下口，这样食物的口感总是好一些。

那日在无妄海上，阿迦远远地就闻见了温致身上的一丝人血味儿，鲜美香甜。

鲛人的嗅觉灵敏，阿迦为了掩盖这股子人肉的鲜香，屠戮了那片海域所有的鱼群。

鱼血染红了海水，好几日不曾散去。

鲛人逞凶好斗，这般大范围的掠杀，于他们来说，不过是家常便饭，是以阿迦把温致带离，没有引起任何鲛人的注意。

阿迦很得意，毕竟她还没有成年，对上那些成年鲛人，尤其是雄鲛，她肯定是打不赢他们的。

鲛人嗜爱血肉味，尤其中意食凡人血肉。

不过现在，这个食物是她一个人的了。阿迦兴奋地甩着鲛尾，尖利的锯齿沾着口水，迫不及待地想尝尝他血肉的味道，只是看着面前这个人，却不知道从哪里下口。

掉入无妄海的人类本来就少，这还是她第一次捡回一个，没有吃人的经验，她有些犯难。

算了不管了，阿迦舔了舔自己的尖牙，嘴巴张大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，刚想咬下去，却又顿了顿，停住了动作。

就这么一个人，吃完就再也没有了。

他也太瘦了，阿迦嫌弃地皱眉，她喜欢吃肥肉，连海鱼都是拣肉肥的抓，这人浑身都是瘦肉，太塞牙了。

阿迦可不想像夙一样，哭唧唧地找地方磨牙。

想起风眼泪汪汪，对着她张嘴的模样，阿迦一阵嫌弃。

没出息！

一看就是成年后当雌蛟生小鱼的命。

她可是立志要做雄蛟的蛟，虽说现在她是只小雌蛟，但蛟人真正的性别是要成年以后，自己选择的。

风明明是只小雄蛟，却一心想要做雌蛟，还想做阿迦的雌蛟。

阿迦不愿意，风长得没她漂亮，蛟尾也没她好看，她才不要风做自己的雌蛟呢。

忍着馋意，阿迦一口气啃了三十几条肥海鱼，温致醒来的时候，她正啃完最后一条。

最肥的那条鱼，她大方地留给了温致。

多吃点，长胖点，她才好吃更饱不是？阿迦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食物。

看着温致吃完鱼，阿迦总算满意了。

他说自己是不慎掉入无妄海，阿迦倒不是不信，毕竟这些年被蛟人吞下肚的人里面，不少都是捕鱼的凡人，但温致说了他是修仙者——

阿迦可以确定，他在撒谎。

温致必是有所图才来无妄海的，毕竟被鲛人分食的修仙者，也不是没有，且修仙者的血肉，比起凡人要好吃得多。

想到这里，阿迦更兴奋了。

阿迦并不在意温致来无妄海的原因，他太弱小了，一爪都挨不过，她只在意温致的口感鲜不鲜肥。

鲛人天性阴险狡诈，惯于用自己英俊美丽的皮囊哄骗猎物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可以轻易地骗过任何人。

温致也不例外，他低估了鲛人的狡猾。

看着阿迦淡蓝色的眼睛和无辜的小脸，他下意识地就信了她。

而阿迦对自己食物的态度是很包容的。

尤其让她惊喜的是，自己的食物还会讲故事，饿了还能自己去捕食，不必她动手。

有意思。

阿迦想，等他没有故事讲了，她就把他给撕碎，吞进肚子里。

温致倒是命大，故事一个接一个的没完，阿迦对外面的世界也是真的好奇，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，温致还是活得好好的。

好几次，阿迦险些包不住嘴巴里的口水，只能装作听故事听得开心，沉进海水里打滚儿，让口水流出去……无它，温致的人肉味儿，实在是太香了。

阿迦一只幼鲛，这些日她的忍耐力，可谓比成鲛都还要强大。

若不是想着吃更肥的，她早就忍不住动手了。

可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温致却要离开。

阿迦很不开心，她认为，一个食物，就要有食物的本分。

于是阿迦的鲛尾绷直了，在鲛人的习性里，鲛尾绷直，就代表着猎杀时刻前的冲刺。

在无妄海，鲛人是最优秀的猎手，隐匿自己的杀意实在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。

阿迦也不例外，她可以不知不觉地潜到剑齿鲨的身边，尖利的钩爪轻轻一划——满域的海水被染成浑浊，凶恶的剑齿鲨肠腹内脏流得到处都是，她则挑着它身上最柔嫩肥美的部位大快朵颐。

鲛人都是这样长大的，杀戮就是他们最好的玩耍方式，就像扯水草，找海螺，挖珍珠一样。

最平常不过了。

世人竟还以为鲛人柔弱善良，真是荒谬至极。

他们生殖能力强悍，却仍旧数量稀少，不是因为什么天道惩罚，全拜同类之间的互相残杀。

不过温致说要带她出去看看人间，却让阿迦停住了动作，倒不是她真的相信温致。

阿迦只是不屑，即便温致是个修仙者，但她自信自己可以随时随地撕破锁妖囊击杀他。

修仙者.....不也是人类么？

鲛人这般强大的生物，渺小的人类，又怎与之匹敌？

阿迦好奇外面的世界，她没有温致故事里的钱，随着温致出去，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付钱的工具，痛痛快快地玩儿了一转。

早在在答应同他回师门的那一刻，她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

做好了杀他的准备。

要么杀他一个，要么杀昆仑墟全门。

等饱餐一顿，阿迦便可催动秘术提前成蛟，生出了双腿，自然能全身而退。

她没什么好顾忌的，反正那劳什子天道管天管地，管修仙者杀人夺命，但它可管不到鲛人头上。

不过现在看来，昆仑墟逃过一劫，今天死的只有他们两个了。

更让阿迦觉得可笑的是，温致竟然还会觉得自己依赖他，阿迦看见了他眼中闪过的不忍，只觉得他蠢笨。

鲛人鲛人，它们是鲛不是人。

鲛血冷凉，除了自己的伴侣，即便是多年好友，在威胁自身的时候，仍旧会选择即刻击杀，甚至对自己的父母孩子都是冷情凉薄。

阿迦的身世，根本不是她之前说的那样，母亲早亡，父亲不知所踪，而是一出生便被父母扔掉了。

之所以那般说，不过是为了诓骗温致的怜惜而已。

父母子女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一个人类呢？

真是痴心妄想。

阿迦看着眼前温致下的禁制，确实牢靠，可撕破它也不是难事，无非是多使些力气罢了。

舔温致形状的糖人儿解不了馋，还是喝点人血补一补，很快就有了劲儿了。

阿迦隐隐有些兴奋，她藏在背后的双手已经慢慢伸出了尖锐的钩爪，时刻准备暴起。

鲛人虽不能修炼，但他们本体的强悍，足以轻松撕碎修炼者的身体，阿迦是幼鲛，但对付面前这两个人，还是绰绰有余。

千钧一发时，那白裙女子却突然开口。

「二师兄，卿菱多谢你的好意。」

她声音空灵，眉间笼着轻愁，整个人都透着娇弱二字，水润的眼睛显得她楚楚可怜，惹人心疼。

阿迦看向她。

——这个人，一定很好吃。

温致紧皱眉头，不解：「菱儿？」

白卿菱眼角泛起微红，她看向阿迦，柔柔说道：「我心里总是不忍……再者，她还未成年，做不了扶明灯的灯油。」

阿迦隐去杀意，睁着一双蓝眼睛，漂亮的脸上全是无辜。

温致有些不认同，但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他是运气好才骗回这只幼蛟的，若浪费了，他再带不回第二只。

「师兄，卿菱先把她带回我的院子养着，还是拜托你，不要告诉师父和长老他们。」

白卿菱垂眸，语气忧郁：「总不好让他们空欢喜一场。」

温致本想劝阻她，但一想起阿迦的无害，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心里说不清道不明地松了一口气。

他走近阿迦，隔着禁制把她收进了锁妖囊，一路护送到白卿菱的院子，才把锁妖囊交给她。

「菱儿——」温致欲言又止。

白卿菱柔柔看他一眼，低下头：「二师兄为我做的事情，卿菱都记得。」

温致听到了自己想要的话，这才舍得离开。

他心里有白卿菱，自然也希望白卿菱心里有他，而不是每日只看着大师兄，却忘记了他这个二师兄。

温致刚一离开，白卿菱便锁了自己的院门，进了内室，她把阿迦放进了自己的浴池里。

她住的地方，是昆仑墟最好的山头，最豪华的院子，这内室还特意为她修了一方宽大的浴池。

浴池的水能流通，日日都是干净新鲜的。

倒是方便了阿迦。

阿迦现在很纠结，自己到底要不要马上就吃掉面前这个女人。

她又嫌白卿菱太瘦没肉，又觉得养肥夜长梦多。

等白卿菱把她放出来，离得近了，阿迦闻到了她的味道。

唰——

阿迦涎液滋生，口水霎时流出了一大包。

白卿菱瞧着她吐水了，表情一下慌张起来，叠声问着：「怎么了怎么了？」

「可是刚刚把你颠簸着了？」

阿迦不说话，默默地把口鼻藏进水里，掩饰自己的馋意。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，看着白卿菱目不转睛。

香，实在是太香了。

阿迦闻着白卿菱的味道，只觉得温致索然无味，甚至带着一股污浊之气。

温致这等俗物，哪里有面前的白卿菱来得香甜？

这边阿迦的鲛尾又绷直了，缩回去的指甲慢慢长出来，牙齿也悄悄尖利起来，白卿菱却丝毫不觉。

鲛人血做扶明灯油不过是她随口一提，没想到温致真的带了一只回来，幸好温致没有提前下手，不然这么可爱的小鲛人，肯定是没有机会养了。

她看见阿迦的第一眼，就被那双淡蓝色的眼睛，以及阿迦身下的银白色鲛尾给俘获了。这样美丽的生物，哪个女人不喜欢？

白卿菱也不例外。

此刻她看着躲在水中吐泡泡的小鲛人，满心的怜爱，不由得猜想：难道是害羞了？

太可爱了太可爱了。

她快要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尖叫。

「你叫阿迦，对吗？」白卿菱小心翼翼地询问面前的小鲛人，挥了挥手，「我叫白卿菱。」

说罢想起什么似的，转身跑了出去。

阿迦刚准备暴起，猎物却逃了。她有些懵，难道白卿菱发现了自己的杀意？

转眼又马上否定，不可能。

鲛人是无妄海最优秀的猎手，即便是到了陆地，也仍是陆地上最优秀的猎手。

一定是因为其它的原因。

果不其然，白卿菱不过几息，又折返了回来，手里端着一个盘子。

她蹲回阿迦身边，拿起一块糕点，伸手递到阿迦面前。

「这是我自己做的糕点。」

她笑盈盈地看着阿迦，满眼的喜爱。「要试试吗？」

阿迦犹豫了一瞬，身体很诚实地靠近糕点，张开嘴咬了一口。

要不，等养肥了在吃吧？

阿迦咽下糕点，白卿菱太瘦了，她不爱吃瘦肉，她要吃肥肉。

等她胖些，再吃她好了。

阿迦忍住馋意，继续吃糕点，甜甜软软的，还有一股香味儿。

不知不觉阿迦把一盘糕点吃得干干净净。

她决定，等她把白卿菱会做的东西都吃完后，就对她下手。

垂了垂眼，阿迦再抬起时，已经变成了可怜无害的鲛人阿迦。

「饿……」她软着声音，委屈嗒嗒地看着白卿菱。

白卿菱果然心疼了，她甚至恨不得跳下浴池把阿迦抱在怀里安慰。

「温致都没有给阿迦吃东西么？」白卿菱脸上全是对温致的厌烦，听到小幼鲛喊饿，更是多了一分怒气。

阿迦想着之前吃的那半头烤羊，毫不愧疚地点了点头，轻轻「嗯」了一声，抻着脖子继续看着她。

末了又带着哭腔喊了一声：「姐姐，阿迦饿。」

白卿菱听着这一声姐姐，只觉得浑身都是软的，幸福地不得了。

她试探着用手摸了摸阿迦的头发，又细又软，手感极好。

纤细的锁骨，优美的蝴蝶背，银白的鳞片包裹着小幼鲛，白卿菱只觉得阿迦整个身体都漂亮得叫她心颤，惹得她心里涌起一

阵阵怜惜。

「姐姐马上给阿迦做好吃的！」她起身，心甘情愿地跑去给阿迦做饭吃。

阿迦沉入水里，搓了搓头发，又泡了好久。

等到白卿菱端着吃食回来，她才钻出水里，甩了甩头，水珠溅得到处都是。

白卿菱看着，觉得阿迦又可爱又傻气，像只小狗似的。

「阿迦乖，可以吃饭啦。」

阿迦对吃饭还是很有热情的，但她指间有蹼，之前跟着温致，也是吃的不用筷子的食物，是以她此刻抓着筷子，不知道如何下手，整只蛟都愣住了。

这幅模样落在白卿菱眼里，便是温致虐待了小幼蛟，所以她才连筷子都不会使。

果然，昆仑墟没一个好东西！

白卿菱愤恨地想，连幼蛟都忍心饿着。

一时间她更心疼阿迦了，舀起一勺饭菜。

「姐姐喂阿迦吃饭饭。」

阿迦心安理得含住白卿菱喂过来的饭菜，心里颇有些把她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得意。

有谁能抵御得了蛟人的美丽呢？

那肯定是没有的，白卿菱自然也不能幸免。

一喂一吞，日子长了，她们便渐渐熟悉起来。

阿迦并不觉得自己是被白卿菱圈养了，她认为，这是食物对自己主人的供养。

所以，偶尔她也会大发慈悲，允许白卿菱摸一摸自己的头，碰一碰自己手上的鳞片。

仅仅是这样，就已经叫白卿菱开心得找不着北。

阿迦便更得意了。

每日白卿菱离开时，都会千叮咛万嘱咐，叫阿迦乖乖藏好，有人喊千万不能答应。

阿迦都听腻了，但总算也是没有出什么大事。

可白卿菱的饭菜如同温致的故事一般，不，比温致的故事还要过分。

温致是待的时间太短，可一年半多过去了，阿迦都快成年了，变大了一圈，白卿菱的饭菜也不曾有过重样。

偶尔的重样，还是因为阿迦嘴馋喊着要吃，白卿菱一向纵容她，要什么给什么。

这样下去，自己怕是永远都吃不了她了。

阿迦苦恼极了，忍馋的滋味儿实在是不好受，可白卿菱做饭又极好吃，她还会给自己找来好多小玩意儿，陪着她玩耍。

可不等她苦恼完，温致来了。

温致是晚间来找白卿菱的，彼时她正给自家的幼鲛洗头，阿迦顶着一脑门儿的皂荚泡泡，玩那木鸭子正欢快。

一年不见，他比之前更加成熟了。

阿迦却不想再吃他了，白卿菱的味道闻惯了，再闻到温致的味道，隐隐的竟还有些难受。

想呕。

阿迦翻了个身，躲进水里，头上的泡泡四散在水面上，银白色的小鲛人不愿意看见他。

温致眼里翻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，但他极快稳定好心绪。

「菱儿。」

白卿菱看着阿迦藏进水里，立刻想起了温致曾不给她饭吃，如今他又不打招呼便闯进自己的内室，真是无礼至极。

她心里不悦，却并未开口表现出来。

「二师兄如何来了？」

依旧是温婉柔弱，娇娇怯怯的声音。

温致没多想，看着白卿菱本欲开口，又想起还有个鲛人：「借一步说话。」

「不必。」白卿菱微笑着拒绝了，「也没什么阿迦不能听的。」

温致最担心的情况果然发生了。

他沉声道：「菱儿，你可知阿迦马上就要成年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白卿菱拿了块帕子，擦了擦手上的水，不以为意。「又如何？」

「该制扶明灯油了。」

听见温致的话，白卿菱一愣，想起之前自己胡诌的鲛人血做灯油。

她不过是随口一说罢了，谁知温致竟然还记得。

温致看着她的表情，以为是她不舍得了，眼里闪过杀意，若白卿菱不忍，他必定是要下手的。

「菱儿，师兄知你良善。」

「但人鲛有别，你总不能把她当成人来看，再者——你的病也拖不得了。」

最后这句话说得语重心长，似乎在说服白卿菱，也是在说服自己。

白卿菱垂眼，脸上难过得要命，心里却嘲讽极了，什么生病，竟也信掌门的鬼话。

昆仑墟没一个好东西。

她天生纯阴之体，是双修极好的鼎炉。昆仑墟当年便是冲着这个才将她收入门下。

如今修仙界气运衰竭，能飞升者少之又少，纯阴鼎炉对修仙者的诱惑太大，连昆仑墟的掌门长老都不例外。

他们这些年便是一直等着她筑基成功，打算轮流与她双修。

白卿菱只觉得恶心，故意练功懈怠，压着自己修为不进，导致自己迟迟不筑基，掌门有所怀疑，却没有证据。

于是他只好宣称，白卿菱生病了，并派人四处寻找让她筑基的方法。

温致自然不知道这些龌龊事情，满心以为白卿菱生病了，又听她说鲛人血能救命，才不远万里去了无妄海，骗回了阿迦。

直到如今，他还想继续取阿迦的血制灯油。

白卿菱稳住情绪，看着温致，眼圈红了。

「师兄，卿菱会想清楚的。」

「再给我一些时间。」

温致见她有了决断，便收回了想要亲自动手的心思。菱儿便是太心软了，与鲛人有了感情，便下不了手。

所幸她还是清醒的。

温致离开前看了一眼泡在水中的阿迦，终是什么都没说，走了。

他一走，阿迦便浮上来，用自己那双淡蓝色眼睛看着她。

白卿菱以为阿迦误会了什么，急得马上跳进浴池里，向她那边游去。

「姐姐是要杀了阿迦吗？」

小幼鲛带着惧怕的声音传来，一下叫白卿菱心疼得稀碎，她顾不得什么，一把将阿迦搂进怀里。

「不会的，姐姐怎么会舍得伤害阿迦呢？」白卿菱摸了摸阿迦的头，「姐姐是骗他的，姐姐不要阿迦的血。」

「阿迦讨厌他。」阿迦可怜巴巴抬头，「姐姐，阿迦不喜欢他。」

白卿菱连忙举手发誓：「姐姐也讨厌他。」

她脸上的神情不似作假，阿迦蹭了蹭她的胸，终于满意了，继续卖乖：「姐姐对我这么好，若是要阿迦的血，阿迦愿意给的。」

「为了姐姐，阿迦做什么都愿意。」

只是鲛人的血可不是什么仙药哦，只需要一滴，里面的剧毒便会叫人七窍流血，全身麻痹地死去。

阿迦笑得纯良。

不过她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打算真给白卿菱自己的血。

她死了，谁给自己做好吃的呢？

阿迦才不笨呢。

可白卿菱被她哄得眼泪都掉下来了，只把阿迦搂在怀里，不肯放手。

好一会儿，察觉到自己的失态，她擦干净眼泪，刚想松开阿迦，脚下却一滑。

池子里摆满了阿迦喜欢的漂亮珠子，全是白卿菱从外面辛辛苦苦收集回来的，因为小鲛人喜欢。

可现在，却成了绊倒白卿菱的罪魁祸首。

阿迦的鲛尾，从腰到尾巴尖儿，被白卿菱顺着撸了个遍，一阵强烈的酥麻感，瞬间直冲阿迦的整个鲛脑。

「嚶——」

阿迦只来得及呜咽一声，整只鲛便僵在原地。

鲛尾是鲛人身上最敏感的地方，一般只有伴侣才会有机会爱抚到，这也是交尾的由来。

可阿迦还是只幼鲛，没有传承的记忆，只知道不可以让别的鲛碰到自己的鲛尾。

如今猝不及防被白卿菱撸了个遍，她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只能被奇怪的感觉击溃。

白卿菱呛了好几口水才勉强稳住身形，她听见阿迦的呜咽声，以为自己弄伤了她，连忙看向小鲛人。

幼鲛眼睛里挂着泪水，脸蛋红红，整只鲛僵直着身体，却又软倒在自己怀里。

白卿菱手足无措地接住。

阿迦隔了好久缓过来，她愣了愣，呜呜咽咽地哭了出来，这回是真的哭了，并不是为了哄骗白卿菱。

大颗大颗的泪水从她眼睛里溢出来，落到下巴处变成了泪滴状的珍珠。

白卿菱连忙用手接住，急得满头大汗：「不哭不哭哦，阿迦乖。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么？」

阿迦有些崩溃，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。

但她潜意识里知道，绝对不可以让别人碰到自己的鲛尾，绝对不可以。

「姐姐碰了阿迦的鲛尾。」

「姐姐碰了阿迦的鲛尾呜呜呜.....」

最后白卿菱接到了满满一匣子的鲛珠，而摸了阿迦的鲛尾，却像是触发了某种机关。

自那以后，阿迦黏她黏得不行，时时都想着要她抱抱，害羞的阿迦突然这么热情，白卿菱甚至有些窃喜。

不过很快，她就笑不出来了。

随着阿迦成年的日子逼近，再加上掌门和长老们也越来越按耐不住，白卿菱再不想虚以委蛇。

她打算带着阿迦逃出昆仑墟，可阿迦还未成年，不能幻化出双腿，于是白卿菱又只好等她成年后再做打算。

在昆仑墟的日子，有阿迦陪着，倒也好捱了许多。

白卿菱也想光明正大地离开，但她太过于弱小，她又不蠢，绝不会做以卵击石的举动。

不管怎么说，离开这里才是要紧的事。

.....

阿迦是在白卿菱拿着梳子，给她梳头的时候发作的，白卿菱穿得很清凉，阿迦身上发热，抱着她不肯松手。

她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阿迦似乎是要成年了。

有关于蛟人的古籍实在是太少，白卿菱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缓解阿迦的不舒服。

只好任由她抱着自己。

可阿迦很快放开了她，游到浴池正中，痛苦地翻滚，溅开大朵大朵的水花。

白卿菱心里焦急，可又只能等着阿迦自己熬过去。

足足半个时辰，阿迦才安静下来。

白卿菱看着她一圈圈地变大变长，头发也疯狂生长，在水中散开，遮住了自己的视线，最后只看得到阿迦银白色的蛟尾，像是被细细洗过一遍，闪着莹莹的光亮，看着十分炫目。

这时，蛟尾突然动了，摆出水面，激起一阵浪花。宽大的鱼鳍如同薄纱，蛟尾如同裙摆，分明是素净的银白色，却无端透出一股子艳丽。

白卿菱看得痴了，她眼中露出惊叹与赞美，鲛人实在是太美，很难叫凡人不痴狂。

成蛟阿迦趁着她发呆，迅速游到她身后，双手放在白卿菱肩上，修长漂亮的手指如同玉雕，白卿菱回过神，突然觉得很不对劲。

阿迦的手好看是不假，可这么大的手，微微突出的骨节，都在无声地显示着，这是一双男人的手。

可阿迦.....是只雌蛟！

白卿菱有了不详的预感，身后阿迦的气息笼罩着她，腰间盘上一双修长的腿，可——这绝对不是女人的腿！

她闭上眼睛，很想装死。

可阿迦不许，清越的少年音，带着微微的哑从耳边传来。

阿迦唤她。

「姐姐。」

白卿菱尴尬得想死。

阿迦见她排斥自己，脸色沉了下来，随即又想到什么，脸色变换得可怜巴巴：「姐姐不要阿迦了吗？」

白卿菱果然吃这个，连忙睁眼解释：「不不不——」

「只是.....阿迦是男孩了，姐姐有些不习惯。」白卿菱的眼珠四处乱转，颇有些气弱。

阿迦不开心，他很想吃白卿菱，可她摸了他的鲛尾，他就不能吃她了。

或许是刚刚成鲛，他的情绪也极不稳定。

「不习惯？什么不习惯！你摸了我的鲛尾！你都摸了阿迦的鲛尾了！」

阿迦的眼角泛红，委屈得想哭，「你现在说不习惯？」

白卿菱不知道摸了鲛人的鲛尾意味着什么，但得了记忆传承的阿迦知道。

这意味着阿迦与白卿菱结了契，此生只能是彼此唯一的伴侣。

可白卿菱是人类，并不受契约约束。

阿迦是鲛人，结了契就认定了她，绝不更改。若白卿菱不要他，阿迦就只能孤身一鲛了。

自己的伴侣是人类，这让阿迦很没有安全感。

白卿菱也发觉到，摸了鲛人的尾巴应当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。

否则阿迦不会这样激动。

「摸了鲛尾.....会怎样？」白卿菱试探地问了一句。

阿迦把头埋在她肩膀，又忍不住抬头张嘴，用牙齿研磨白卿菱的耳垂。他很小心，收好了利齿，确保不会伤害到怀里的人。

白卿菱低低喘息一声，浑身发软，但她向来拿阿迦没办法。

半晌后，阿迦才闷闷地回她。

「姐姐要做阿迦的雌鲛，给阿迦生小鱼。」

「什么？！什么生——」白卿菱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推开他的头，急忙转过身去，却看清了阿迦成鲛的样子，剩下的话慢慢咽了下去，「.....也不是不可以。」

白卿菱想，见了阿迦的模样，恐怕除了他，她真看不上别的男人了。

成鲛的阿迦长得一点都不像之前的女孩子，俊美的脸如同天神所铸，每一寸都完美得不可思议。

那双淡蓝色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低垂，显得他十分忧郁。

不怪她以貌取人。

阿迦实在生得好看。

此刻他抬眼看她，眼睛里全是被她推开的受伤，眼泪顺着脸颊落下来，变成珍珠，白卿菱慌了，习惯性地把他抱进怀里哄着。

却没看见怀里的鲛人悄然露出得意的笑。

阿迦还是想吃白卿菱。

不过，可以换一个方式来吃她。

鲛人狡诈，或许白卿菱以后才会慢慢明白，他们天生就是心机深沉的猎手，只可惜，现在的她早已被裹在怀中雄鲛的网里，再挣脱不得。

「阿迦最喜欢姐姐。」

「姐姐想要什么，阿迦都给你。」阿迦知道白卿菱最听不得他的甜言蜜语，便故意一箩筐一箩筐地倒给她。

「只要姐姐不离开阿迦。」

白卿菱果然心软，抿了抿唇，迟疑开口：「阿迦想离开昆仑墟么？」

阿迦抬头：「姐姐在哪里，阿迦就在哪里。」等离开昆仑墟，就把你拐回无妄海生小鱼。

在心里默默补齐后半句，阿迦讨好地蹭蹭白卿菱。

「姐姐想离开，阿迦就带你离开。」

白卿菱一愣。

阿迦看起实在是太无害了，她想起之前的小幼蛟，只觉得他整只蛟都写满了华而不实四个大字。

此时的白卿菱忘记了，往往越美丽的东西毒性越大。

这条法则，蛟人同样适用。

阿迦直接带着白卿菱大摇大摆地出了山门，走到昆仑墟门口，两人触动法阵，整个昆仑墟的人都被惊醒了。

索性阿迦一爪将法阵撕破，刚刚赶到的掌门竟直接吐了血。

正是因为自信无人能撼动昆仑法阵，昆仑墟的掌门才会和法阵连接了自身的命脉，当成自己的底牌。

倒不想今日来了个阿迦。

蛟人本就强大，游离于天道之外，如今阿迦已是成蛟，更是凶悍。

年轻蛟精力总是旺盛得无处发泄，又因着想在自己雌蛟面前显摆能力的小心思，阿迦直接把昆仑墟的护门法阵全给毁了。

白卿菱并不阻止，她冷眼看着，只觉得心里快意。

她可不是个好人，怎会有愧疚这种情绪？

在这个鬼地方呆了那么多年，明明恶心得连饭都吃不下，却还是要笑脸相逢，惺惺作态。

她早就受够了。

阿迦的强大也让她有了安心感，今日若是顺顺利利走出昆仑墟也就罢了，若他们一味阻拦，白卿菱不觉得，阿迦对着别人脾气会有多好。

锋利的鲛爪，只是随意一划.....

她终于看出来了，鲛人并非传闻中那般柔弱善良，相反，他们强大而暴戾，仅凭本体的力量，便可轻易碾压修仙者。

果然是天道的宠儿。

白卿菱心中暗叹，羡慕极了。

昆仑墟的人陆续赶到，温致也来了。他看着拉着白卿菱的俊美鲛人，眼前一阵恍惚。

这是.....阿迦？

不，不可能。

他否定自己，阿迦是只雌鲛，她应当是柔弱美丽不能自理的，而不是面前这个穿着卿菱白裙，却手爪如刀，强势高大的成年雄鲛。

可不是阿迦又能是谁？他和白卿菱都心知肚明，昆仑墟只有一只鲛人，只有白卿菱养着的阿迦。

——或许一开始他就被骗了。

漂亮的脸，甜美的声音，就一定是雌蛟么？

正巧阿迦看了他一眼，不屑又鄙夷，那双淡蓝色眼睛没有丝毫单纯的色彩，全是对他的嘲笑与挑衅。

温致心里升腾起恼怒，却奈何不得，他已经体会到了蛟人的可怕，自然不敢再轻举妄动。

他想体面，阿迦却不答应。

不管是无妄海还是修仙界，弱肉强食的法则都是通用的。

阿迦是蛟人，不是好人，所以他指着温致，无辜地开口：「他把我送到这里的。」

众人看着温致的目光瞬间变了。

温致看向白卿菱，可阿迦说的本就是事实，白卿菱并不否认。

她也烦透了温致的自以为是，毕竟谁都不是圣人，就算温致是为她骗来蛟人又如何？

也不见得他的目的就单纯。

修仙啊，不就是弱肉强食，优胜劣汰吗？

看着一众同门，白卿菱不似之前的娇弱作态，而是朗声决绝道：「我白卿菱，自今日起，断绝与昆仑墟的关系！」

「师父——掌门——长老——」

她——扫过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，「其间龌龊卿菱不欲多说，你们好自为之。」

算是留了最后一丝颜面，还了这些年来她享受过的东西。

今日以后，便两不相欠！

黄服长老还想动手，被强撑着的掌门拦下，摇了摇头，趋利避害是修仙者的本能，掌门既拦住了他，他便明白蛟人与鼎炉，今日都是留不住的。

阿迦得意地笑了笑，又有些阴鸷地看向温致，他不喜欢温致看着白卿菱的眼神。

他在觊觎自己的雌蛟。

杀意顿起，阿迦刚想动手，却又突然顿住——或许，他活着才会更痛苦。

相比于直接撕碎猎物，有些时候，蛟人喜欢用更加残忍的方式翻来覆去地折磨，这使他们感到愈发的兴奋和快意。

如今的阿迦不再想着吃掉温致，与白卿菱呆得久了，他身上的气味实在污浊，闻着便恶心。

轻哼一声，他突然抱起白卿菱，当着众人的面优哉游哉离去。

温致看着一蛟一人走远，只觉得口中泛苦，喉头涌起一阵血腥气，被他强行忍了下去。

无妄海那三个月，面对着那般美丽的鲛人，他真没有心动么？

想来是有的，所以他给她讲故事，带她玩耍，想杀她却又没有真正动手.....他对阿迦的心情是复杂的。

可他也是真的深爱白卿菱，爱了许多年，否则也不会千里迢迢为她寻鲛，苦心孤诣地救她.....可她却对此无动于衷。

甚至是厌恶他。

他被骗了，温致苦笑，阿迦从「她」变成「他」，卿菱从来不是他以为的那个卿菱，而今，被他骗来的鲛人带走了自己深爱多年的女人。

这昆仑墟，怕是.....也呆不下去了。

他不是不知道掌门长老的性格，只是装作不明白罢了。

如今这般处境，他在修仙界已然是被排除了姓名，还不如被阿迦击杀来得痛快，但他也不想死。

温致自嘲一笑，这就是修仙界啊，弱肉强食。

阿迦强大，便能无法无天，撕毁法阵，带走卿菱，他不如阿迦，就要接受赢家给予的惩罚。

他后悔了，后悔去无妄海寻鲛了。

早该知道，鲛人珍贵，只存在于古籍之中，合该不是因为柔弱无辜。

真是输得彻底。

.....

阿迦终于把白卿菱拐回了无妄海。

他为自己的雌蛟寻到一座孤岛，这边蛟人绝迹，不会伤害到白卿菱，至于有没有同伴，阿迦不太在乎，蛟人本就是独来独往惯了，除了黏着自己的伴侣，谁愿意同别的蛟来往？

真是闲的。

一蛟一人便定居了下来。

白卿菱喜欢极了现在的生活，也不再压制自己的修炼，纯阴之体的好处很快显现出来，她的修为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向上攀升。

她也知道幼蛟阿迦之前骗她的事情了，气不过他把自己当成食物看待，与他赌了好几天的气。

急得阿迦在海里转圈圈，最后还是忍不住掉了眼泪，才叫白卿菱心软原谅了他。

不管怎么说，他已经是她的雄蛟了，又刚刚成年，心里正是敏感躁动，她不大度一点怎么办呢？

阿迦也总算是乖乖的了。

直到还是幼鲛的闲，循着他的气味来到了这座孤岛，阿迦又一次爆炸了。

只因为白卿菱感叹了一句「阿闲还真可爱啊」，阿迦便醋意大发，把再三保证不吃白卿菱的阿闲赶出了老远。

白卿菱很无奈，自己的雄鲛小气又黏人，她扶额：「阿迦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朋友？」

阿迦抱着她，高大的身躯黏在自己的伴侣身上，不满开口：「我才是你的雄鲛。」

言下之意，白卿菱不该夸闲可爱，而应该夸阿迦可爱才对。

她好笑地说：「阿迦需要朋友的。」

「阿迦不需要朋友。」鲛人本就冷情，阿迦皱眉：「阿迦有姐姐，不需要朋友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没有可是！」阿迦打断白卿菱，认真地看向白卿菱，「我和姐姐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做。」

白卿菱不解：「什么事？」

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便被阿迦扑倒。

小雄鲛兴奋地大喊——

「生小鱼的事！」

番外

白卿菱是在打坐的时候，发觉自己不对劲的。

阿迦早晨游去无妄海深处，捉了最鲜嫩的海鱼，眼巴巴地给她送了来。

自家雄鲛的一番心意，她能怎么办呢？

当然是吃掉它咯。

可她没想到，早晨吃下的海鱼，偏偏到现在才作怪。一股子鱼腥味从胃里升腾起来，叫她恶心得想吐。

她强行忍下身体的不适，正捂着心口蹙眉时，外出的阿迦回来了。

他丢下手里的东西，慌忙跑到自己的伴侣身边。

「姐姐！」

白卿菱看着将自己圈在怀抱里的鲛人，刚想开口安慰，却突然嗅到他身上带着鱼腥的海水味，又是一阵反胃。

阿迦眼圈红了，他与白卿菱结了契，自然能隐隐感觉到她的一二分想法。

姐姐不喜欢、不喜欢自己身上的味道。

他心里委屈极了，却又不得不放开他的雌蛟，稍稍离远一些，免得她更难受。

待到白卿菱运功平复下来，已经是半个时辰后。

她转头，发现阿迦抱着腿，正背对着她坐在角落里，高大的身体蜷缩成一团，整只蛟看起来可怜得不得了。

心里好笑，阿迦不爱生出双腿行走，之前他刚刚化出双腿，便硬要抱着她离开昆仑墟，却不想回到无妄海后，尾巴酸软了许久。

后来她在小岛上建了竹屋，阿迦吭哧吭哧在室内挖了好大一个坑，又挖光了这片海域所有的漂亮珍珠，铺在池子底部。

他向来是能泡在水里就泡在水里，可如今都半个时辰了，他的腿还没变成尾巴。

估计委屈坏了。

白卿菱太了解自己的雄蛟，那是万万受不得自己的一丝冷待的。

不过没关系，她哄阿迦向来有一套。

「乖阿迦。」

远处的蛟人动了动。

白卿菱也不气馁，看着阿迦，声音温柔，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：「今天阿迦又给姐姐带回了什么呢？」

「应该全是我喜欢的东西吧.....」

阿迦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拖起刚刚扔掉的东西，软着腿走到白卿菱身边。

他把头埋在姐姐的怀里，不肯说话。

白卿随他去，菱兀自打开水草编成的网，里面全是功法秘笈。

无妄海死过的修仙者一打又一打，鲛人只食血肉，对他们的身外之物没有丝毫兴趣。

可白卿菱不一样，这些功法秘笈她用得着，于是阿迦为了讨自己雌鲛的欢心，经常潜去深处搜刮珍宝，这片海域的修仙者，骨骸都被他扒得干干净净，比那些含蚌精还惨。

正看得起劲儿时，阿迦突然从白卿菱怀里抬起头。

他甩了甩长发，瞧着心情极度的不快乐，整只鲛耷拉着，郁闷又烦躁。

良久才闷闷地开口：「.....姐姐要生小鱼了。」

「真的吗？！」

与之相反的是白卿菱的反应，她惊喜地睁大眼睛，手不由自主地抚上小腹。

.....这里面，真的有了一只小阿迦么？

阿迦很不想点头，可白卿菱的肚子里，确实有了一只小鱼。

他趴在她怀里时，从她腿间嗅到了一股陌生的气息，幼嫩鲜活，他有了记忆传承，自然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。

它好讨厌啊！

看着白卿菱将心神都放在了腹间，阿迦更不喜欢它了。

它是来和他抢姐姐的坏蛋！

白卿菱自然知道阿迦有多小气，她摸了摸阿迦的长发，柔声安慰：「好啦好啦，阿迦不是一直要说要生小鱼吗？怎么现在垂头丧气的？」

阿迦心里全是不满，为自己辩解：「阿迦明明是喜欢和姐姐做生小鱼的事！」

他委屈得不得了：「.....阿迦又不喜欢小鱼。」

可现在它已经在白卿菱肚子里了，阿迦也拿它没有办法。

白卿菱满心都是要做母亲的欢喜，见阿迦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，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，索性任他去不管了。

自顾自地看着自己的腰间，她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.....她真的要做母亲了？而且怀的还是鲛人的鱼崽崽，太奇妙了，她还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

人类怀胎十月，鲛人又要妊娠多久？

白卿菱不知道，阿迦也不知道。

世上除了他，还没有鲛人与人类结合过，阿迦也说不准。

一鲛一人迷迷糊糊，只好顺其自然。

小鲛胎一日一日在白卿菱肚子里长成，慢慢地，它与母亲似乎建立起了某种联系，感受得到彼此的存在。

这大概是母亲与胎儿间独有的默契。

白卿菱享受着与它连在一起的时光，她对自己和阿迦的孩子满腔的怜爱。

阿迦虽然小气，但也殷勤地忙前忙后，围着自己的伴侣打转转，较之以前更加离不开白卿菱。

小鲛胎长得很快，不过两月，白卿菱的腰身虽仍然纤细，仔细看却看得出，小腹已然微微地凸起，她却一点都不觉得辛苦，只觉得甜蜜。

她想，小鲛胎应当也像人类胎儿一般，在自己身体里呆满十个月才能得见天光。

可没想到，仅仅三个月，小鲛胎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母体。

彼时白卿菱泡在水池里，阿迦鲛尾勾缠着她的左腿，笨手笨脚地给她洗头发。

气氛正好，毫无征兆的，一根细长的东西突然自她腿间滑出，与此同时，白卿菱与小鲛胎也失去了彼此之间的感应。

「迦！」

白卿菱唤了一声阿迦，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，她慌了神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她抱住阿迦的手臂，脆弱极了：「崽崽.....崽崽不见了.....」

阿迦稳住她的情绪，扎入水里，嗅了嗅她腿间的气息，不多时，便循着气息捉住了到处乱游的小幼鲛。

刚刚出生的小鲛人，除了银色的尾巴和黑色的头发，浑身几近透明，此刻幼鲛趴在父亲的手掌心，闭着眼睛伸出了舌头。

「是只小雌鲛。」阿迦歪了歪头，看着白卿菱说道。

「小雌鲛呀！」白卿菱惊喜，小心翼翼地碰了碰自己生的小鱼，「那就叫你珍珠好不好呀？你父亲最喜欢珍珠啦！」

才不是，阿迦看着她，在心里默默否定，阿迦明明最喜欢姐姐。

白卿菱看着自己的幼崽吐出舌头，又觉得可爱又觉得可怜：「她是不是饿了？」

但她突然想起，自己并不知道，什么才是幼鲛能吃的食物。

「.....唔。」

阿迦见白卿菱忽略了自己，老大不乐意，但还是随手从旁边的大蚌壳里捞出一条肥鱼，在幼鲛上方比划着。

这条鱼比幼鲛要宽胖得多，白卿菱有理由怀疑，阿迦是故意的。

可接下来的场景却叫她大吃一惊，嗅到食物气息的幼崽麻利地翻了个身，软趴趴的手指瞬间化为爪刀，轻易地割碎了鱼肉，闭着眼睛大快朵颐。

等她吃完，身上到处都沾满了鱼血。

阿迦抓着小鱼随意在水里涮了涮，看得白卿菱一阵心惊肉跳。

或许.....这才是鲛人这么稀少的真正原因？

可她没想到，这还不是最过分的。

「阿迦！」

白卿菱的心跳出了嗓子眼，她看着一脸无辜的阿迦，真的有点生气了。

她严厉地批评他：「怎么能这样对崽崽？她还这么小，你觉得自己是个合格的父亲吗？」

阿迦委屈，他不就是将小幼鲛随手往池子里一抛么？

里面那么多水，她又不会受伤。

再说了，鲛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啊。

阿迦本来想表达出自己的不满，但转念一想，再等两天，他就可以把这个小东西扔掉了。

不过两天时间，他犯不着再惹姐姐生气。

他乖乖地把幼鲛捞了回来，姐姐好像很想玩一玩这个小东西，他压下心底的嫉妒。

哼，真是好运气。

阿迦想得很周全，他要趁姐姐不注意，抓住机会偷偷把她扔出去。

可谁成想，这个机会他竟然等了整整三年！

珍珠都从巴掌大的鱼崽崽，变成了快半株珊瑚那么大的鱼崽崽。白卿菱实在是将小幼鲛看得太牢，以致于阿迦完全钻不了空子。

他想不通，为什么他的孩子就能呆在父母的身边长大。

明明不是这样的。

阿迦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，珍珠也应该和他一样才对。

不过后来珍珠终于离开了，不过不是被阿迦扔掉的。

是她自己不想与父亲母亲在一起了。

鲛人冷情，它们深知，能陪伴彼此走完这漫长一生的只有自己的伴侣。

这是它们刻在灵魂上的印记，珍珠也不例外。

白卿菱最终还是选择了放手。

她和阿迦守在岸边，目送着自己亲手养大的鱼崽崽，离开了这片海域。

回想起当年，得知她住进自己肚子里时满心的欢喜。

白卿菱眼眶红红，却在刹那间释然了。

去吧。

我的珍珠。

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。

毕竟你的一生——

母亲，只能陪伴你一程啊。

——全文完——

以及：切记本文三观不代表作者三观，所有行为角色买单，请勿上升作者哦~



吸血鬼吸你的血是为了
获取维生素D，
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出去晒太阳
你了解过吗？你想过吗？
没有。
你只想着你自己。

已完结的文↓

《织娇笼》

我在幼时被他带入府中，许我锦衣玉食，许我奴婢成群，同时关上了大门。

我也成了他口中的阿织，被锁在雀笼里，十年间，不曾踏出过一步。

我十五岁的时候，他执意让我成为了他的外室。

樱胡柰朱：如何以「将军出征回来了，他还带回一个怀孕的女子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《琅玉衔珠》

怀孕艰辛，她情绪波动激烈，某日看见了不圆的月亮，哭得肝肠寸断。

他慌了，连忙指责那月亮怎能不圆，「今晚上它要再不圆，夫君就把它射下来给玩玩当球踢！」

樱胡柰朱：如何以「我自小便是一个最受宠的公主」为开头，写一文？

正在更的 男妈妈 里面有好东西你们懂得↓

《抱川风》

樱胡柰朱：有没有男主温柔到爆的小说推荐？

哦豁开了个新坑（哭哭）

樱胡柰朱：如何以「我在仙界卖假酒被逮了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读者老爷们.....我有罪我有罪！！！！